

洛南行

尉迟英子

飞往巴格达

张欣炜

人的一生到底能感受多少次夏天？至少对我来说，这个夏天是无法比拟的。

离开家的那天，大半个中国都在下雨。不得不承认，时间是一本太过仓促的书。刚告别文苑南路的匆匆4年，恍然间，我已驻外半月有余，我以为那些我所感动的瞬间可以一成不变，可是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告别失落比未曾得到更难堪，我不想活在失落里，但是文苑南路的时光却是时候该体面地说再见了。

“雨落天留客”，在这样一个暴雨倾盆的雨天里，我还是不得不毅然背起行囊出发。雨在下，漫长的18个小时，我飞越了喜马拉雅山脉，飞过了南亚次大陆；雨在下，我飞过了波斯湾，飞跨了阿拉伯半岛，飞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畔；雨在下，向前奔赴的我没有停，在九千米的高空上，BBC报道了家乡水阳高速的消息……

飞机平稳落在一片饱经风霜的热土上，发黄破旧的航站楼，荒草丛生的跑道。我清醒地知道，自己已身处异国他乡。烈日灼烧着土地，热浪灼烧着我的身躯，突如其来的落差地震般撕裂成痕。我开始幻想，如果我没有踏上飞机就好了，如果选择了另一条路就好了，如果……

七月中旬的美索不达米亚，夏至刚过，太阳的直射点才从北回归线向南偏移，但在两河流域的平原地带温度已经达到了50℃。从空中看，这里的确是标准的中东建筑模式，多年的战争让巴格达这座古城尽显疲惫，在承载了太多历史辉煌的同时，也承受了太多的生灵涂炭。我不禁想到，曾经那么遥远的地方如今是我奔赴的一线，好像所谓的长大就是在某一时刻的冥冥之中，原来生活的一切，都并非我们所想。

“哈比比！”在阿拉伯语中是亲爱的意思。在一众“哈比比”的叫声中，我选择了一辆三菱SUV，飞驰在伊拉克的快速干道上，这个中东男人双手脱离方向盘，车里的DJ声已开到了最大，十多个小时的舟车劳顿使我头痛欲裂，司机随着车内音响的频率节奏地摇摆着身体。车速已经超过了120迈，一个初到异乡的中国人，惊奇又无言地奔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。很难定义我那时的心情，尽管知道自己要驻外工作，却在无端的昏沉和错乱的恍惚中不知所措。我不知道自己曾经的期许到底是什么？

虫洞，我应该期许的是一个虫洞，在一个时空的节点里，可以穿过光阴，抵达那些回不去的曾经。但我知道，我找不到那所谓定义上的时间虫洞。我看着这座城，破旧让它或许永远地停留在了某一个永恒时刻。穿着红色polo衫的印度裔小工嚷嚷着听不懂的语言，机场外，我被蜂拥而来的出租车司机围住，有人推走了我的行李车，又有人拿走了我的行李箱，他们竟然完全朝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！用蹩脚的阿拉伯语在一阵嗡嗡声里，我才明白他们是在强行抢生意。我拼命抓住那个连轮子都断了的行李车，又拼命地抓住要被带走的箱子。我努力地保持着主权，也在努力地尝试逃离自己的过去。

束缚我的是什么呢？是突如其来的身份转变？还是难以打开心结？车在飞驰着，我看到持枪的军警，直不起腰的老汉，马路中央拦车卖水的小孩，路旁争执的人们……烈日下，他们或许也如愿以偿地活着，或许并不如意。国内的雨还在下着，无情地砸在地上，砸在过路人的身上，我是多么想让这家乡的雨也能砸在我的身上。烈日继续灼烧着，到底是什么让我困在了这种情绪里？有个声音说：“是你自己。”我说的是，只有我自己。

我突然如此地悲观，我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留住什么了。阿拉伯的司机总是给我很强的厌恶感，边开车边玩手机或者是跟着音乐的节奏猛踩刹车和油门，我强忍着这些没有边界感的扭动。终于到了驻地，在巴格达使馆区，我更愿意称它为“三里屯”，或许这样称呼，能给我这样一个外乡人身处祖国的松弛感。一座四层别墅住满了中国员工，与周围的高墙大院一样，一流的生活设施让我暂时忘却了自己身处海外。院落里堆放着从国内运来的物资，在这个我们的“领地”，我暂且感受到了家的松弛。人为什么不能永远活在自己喜欢的松弛感里呢？我又一次反问我自己。

见到了驻外多年的前辈，相识了新的同事。那一夜，驻地为我们准备了欢迎宴，菜品是故乡陕西的风味，酒是祖国运来的美酒。那一晚，我想敞开心扉，告别我不想告别的过去。酒精成了镇静剂，一杯接着一杯，我在掩饰自己的心境。天很蓝，巴格达的热浪从窗户毫不留情地拥进房间，我知道自己回不去了，必须在这不大的空间里奋斗青春。和刚相识的同事推杯换盏，我看着远处，可远处悲悯，不时地停电在嘈杂的交谈声中显得并不是什么事情，灯光忽明忽暗，也的确不是什么事情。这里是巴格达，不是北京，也不是西安。

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”这句话突然从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再醒来时，我蜷缩在卫生间里，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，也不知道自己吐了多久。那一刻，我想起那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的先辈，想起那些在西南边陲浴血奋战的军人，想起那些抗震救灾、抗洪抢险逆行而上的身影……他们义无反顾，来不及告别父母就将青春和生命奉献！我是渺小和软弱的，我的漂泊和难舍之痛怎能和他们的伟大相提并论？我是幸运的，在如此好的时代享受着国内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，在海外条件不错的环境里工作，我有什么资格沮丧？我该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！

故乡的雨还在下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天气预报关于故乡的推送还没有改变。再见了，我霓虹般的青春过往，属于我的新生活已然开始。这个夹杂太多情感的夏天，我无忧无虑读书的日子正式结束了！

风雨摧折，而那只是几千年来所经受的无数劫难之一。细析，传说有传说的善导用意，而当地人将治安联防办就设在古柏旁侧，并指定了养护责任人和日常巡护人，可谓对古柏确是视若家珍，爱护有加。他们不会将古柏的残枝拉回家，也不会将古柏的落籽捡回家；他们不会靠近古柏惊扰它，也不会远离古柏淡忘它。当地人以地生古柏为荣，而古柏能生于斯长于斯亦何其幸也。

想来有这样的护持，古柏自是可以安然长青的。

花石浪

在洛南，音乐小镇是很浪漫的入住地。翌日晨起，要去一个叫花石浪的地方，感觉也必是一场浪漫之旅。

难得清静的仲夏清晨，坐上车，任由车子在绿茵茵的乡路上前行。想起花石浪，望生义，脑海里便幻化出一幅如梦的图景来：一条水草丰茂的河流，清凌凌的河水汨汨奔流着，冲击着一块块莹白的石头，两岸几处人家，有俊俏的少年拎着薄片在回流处打水漂，有娇俏的女孩子笑着叫好，笑声随着一串串雪白的浪花奔流而远，浪迹天涯。

不多时，车子停在一个村巷里，我们被告知到站了。随之纷纷下车，跟随向导，穿过一条窄窄的村道到后山，沿着一条被灌木藤萝半遮半掩的羊肠小道蜿蜒上行。

一路走，一路被灌木羁绊，被藤萝纠缠，不免暗自嘀咕，花石浪，顾名思义，不该是在水边吗？如何要往山上去？难道走到山尽头就遇见水了？思绪游走着，忽而被藤萝扯住了裙裾，忽而又被芒刺扎痛了腿肚，心赶紧收归当下。只不得其解：会通向怎样的秘境，要这样层层设限，百般考验？

终于看到花石浪遗址的石碑。转过两道弯，一座厚重的天然黑色石椅在道边闲置着，静待来客。继续前行，拐过最后一道弯，看到小道通向的一面山崖。我们走到崖前，在一片绿藤垂悬的崖面旁侧，惊现了一个大山洞。

没想到，这个看起来粗陋原始的山洞，就是此行以为浪漫之旅的目的地——花石浪猿人遗址。

我们紧走几步，走向远洞窟前，像懵懂的孩子般，向洞内探望。高约三四米的洞口，里边向下向前几个方位延伸。有的地块凸

“祖上就这么传下来的。”我想起长安的渭河，长安人都叫渭(jue)河。相信祖辈辈约定俗成的叫法，一定有它深层的文化脉络。

村妇提醒大家这里不能抽烟，然后引导大家登上高台，进入人行道去观赏古柏。绿巨人似的树冠，千万根枝条上层层叠叠的柏叶绿茵般伸展开来，像生出的无数羽翅正振翅欲飞。或许，每一棵树都有一个飞翔的梦，一落生就努力地触摸天空，仰望星空。这棵古柏已然梦逐了几千年，依然向天而生，初心不改，堪堪令人敬仰。

不禁想，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古柏生生不息，数千年不衰？是什么样的地火蓄养着古柏绵延不绝，数千年不灭？渺若我等凡尘，能不能觅得一息根脉？

看那敦实粗壮的树身，纹路螺旋状向上，像是被一股强大的龙卷风裹挟着即将拔地而起，而古柏用它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强大定力向反方向拉锯，及至树身如旋转的舞者般，惊现出动感的深刻螺旋纹路，完成一幅生命之歌的大写意：心接天宇而根系大地。

近观那树身，像动感的雕塑，条条纹路清晰而深刻，生动而鲜活。那是经几千年风刀霜剑雕刻而成，受几千年烈日飞雪淬炼而成。它是流动的，而不是静止的。它是一条由地下而向上空盘旋流动的河流，几千年来一直奔流不息。

村妇嘱咐我们顺时针绕树三周，会受到古柏护佑。我们沿通道绕行，仰望古柏，觉得古柏气宇不凡，恍若已修炼成仙。那伸展的千万条枝丫犹如千手观音般，将慈悲、善念施于八方，我们虔诚地望一眼，似乎就领受到一份爱意。

村妇一边引领我们绕行，一边为我们讲古柏的传说。传说古柏是黄帝时期手植柏，有说是黄帝所种，有说是仓颉所植，当地人世代悉心养护。其树身端庄，树冠展拓，朝迎朝霞，暮送晚霞，又名“栖霞柏”。宋代这里有座道观，里边的老道长对古柏十分珍爱，视为生命。老道长一生乐善好施，临终却无力置棺。当夜，突然风雨大作，一声巨响后，古柏的一枝轰然断裂落地，人们就用这断枝解板为老道长做棺材。不多不少，断枝刚好做了一具棺材。从此以后，人们对古柏敬若神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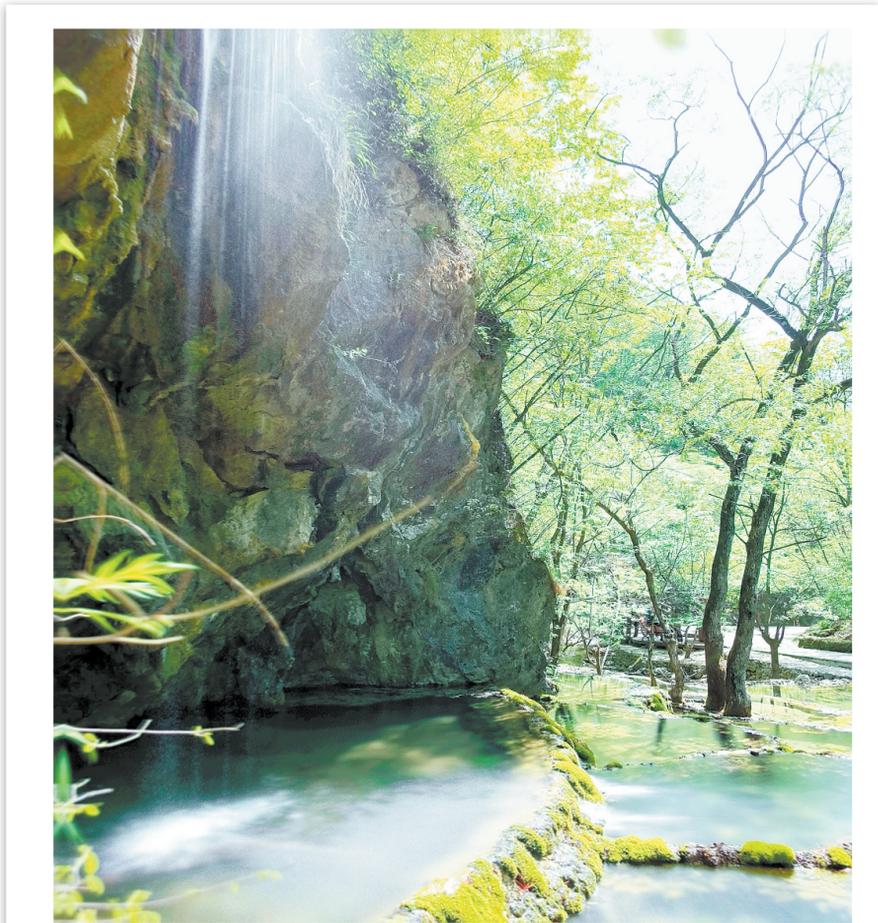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细观古柏，确有一些断痕痕迹。断枝做棺的传说也表明古柏成长过程中经受的

母亲文化浅，最远只到过洛南县城。父亲去世前几年，我得了头痛病，一发作头疼乱撞，医生对母亲说，你儿这种病很难治，最好到省人民医院检查治疗。母亲慌了，回家对父亲说她要陪我上西安去检查。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要到山外大医院挂号，交费，困难可想而知，但为了给儿子看病，她只能如此。半个月后，我头痛好转，母亲又陪我从西安回到洛南县中医医院看病，为我买饭，喂药，开导我，在母亲的呵护下，我的病情稳定下来了。我感动地说：“妈，谢谢你，以后你年龄大了我好好陪你！”母亲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。

在缺少少穿的年代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弟妹四个养大成人，从没想过因家庭贫困而出走。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忠厚善良、正直，做事要讲诚信、讲勤奋。要学点生存本领，村上邻里过大事要去多帮忙。她常对我们说：“现在社会真好，要是你大(爸)活到现在，看到儿孙满堂都有住房该多高兴。”母亲晚年心性乐观豁达，喜欢每天早起活动身体，但慢慢地，我发现母亲走不动了，大脑也痴呆了。夕阳下，她常常坐在村西头大路口石头上发呆，我猜想肯定是母亲天天盼望远处的三个儿子回家哩。

母亲虽然出身农家，但在我们心中母亲是伟大的，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作为儿女的我们会记住母亲说的话，把良好的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母亲虽然出身农家，但在我们心中母亲是伟大的，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作为儿女的我们会记住母亲说的话，把良好的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625期)

刊头摄影 雷超锋

悠悠慈母心

荆长绳

母亲89岁生日快到了，每当看到母亲头上缕缕白发和历经沧桑的慈祥脸庞，便勾起了我对她一生的回忆。

母亲出生于1935年，住在洛河畔五龙山山顶，由于生存条件差，母亲从小便跟随大人搬家三次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最后，在灵口的代川村定居，21岁走进我们荆家，生育了4个子女。

九十年风雨沧桑，九十年枝繁叶茂。母亲一生令我感动的事很多，我的少年时代，生产队里靠记工分生活，我家年年缺粮，是西头村最大的缺粮户，7口人吃饭成了摆在父母面前最大的困难。有一天晚上，父亲回到家，浑身是土，头上也受了伤，母亲拉住父亲的胳膊一直哭，父亲看着母亲哭，也伤心得号啕大哭，我在旁边也跟着哭。

没粮吃，我们吃过母亲用麦麸和柿子做的窝窝头，吃过她用红薯叶、蒲公英等野菜做成的食物，舅家、姨家也多次给点粮食让我背回家解决一家温饱问题。我和母亲多次天未亮就离开西头村，翻过北岭头，到灵口街等地卖竹筐、苇席和灯笼，换点生活必需品。母亲为了我们，守着三间土房子，青丝熬成了白发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们家生活有了好转。父亲在街道经营小生意，脾气也变好了。母亲却因老二、老三共住三间土房成不起家而心里发愁，父亲总是呵呵一笑安慰着母亲。我开玩笑对母亲说，让老二或老三去当上门女婿。母亲生气地说，你是老大净说没出息的话，一物等一主，大命交给天。后来，老二老三都顺顺当当成了家，母亲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。